

胡同 **风** 系列

城

根在生

写的都是老百姓

说的都是大实话

地道的京腔京味京韵
直白的民言民风民情

刘一达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胡同风系列

城

根 在 生

刘一达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根众生:刘一达京味作品选 / 刘一达著.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9

(媒体名专栏名家丛书·胡同风系列)

ISBN 7-5012-1238-4

I. 城… II. 刘… III. 通讯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0510 号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面设计
责任出版

白维国 张光勤 王瑞晴
冬 冬
刘林琦

书 名

城根众生

出版发行
地 址 邮 编
排 版 印 刷
经 销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印 数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东城区外交部街甲 31 号(100005)
北京万秋照排公司排版 河北省保定市西城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1 插页:4
220 千字
2000 年 2 月第一版 2000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1—8000
18.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勤奮
向上
開拓
前進

雷誥琮



说真话就能写
好文章！

冰心



作者简介



刘一达，笔名达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现任《北京晚报》记者。采写编发了许多社会纪实性专稿，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获得过各类征文奖、文学奖、新闻奖 50 多项。曾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1995 年被评为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至今已出版 13 部专著。



徐进，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任《工人日报》高级美术编辑，从小学画，尤擅长漫画，在报刊上发表过近千幅漫画。编辑和创作的新闻漫画曾 8 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作品颇具民俗味和生活情趣。

咂摸京味儿

(自序)

含 檳 榔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长起来的，自然，我喜欢京味儿。我写文章的风格，也被人视为带有点儿京味儿。

我的这种京味儿语言风格，并不是在文章里揉进几句北京土话，或耍几句贫嘴所能体现出来的。

许多朋友也想在写文章时体现这种味儿，但往往找不到感觉，味儿也就不太地道。

有人问我：“你的京味儿是怎么学的，有师傅吗？”

我说：“有，我的师傅就是千千万万的老北京人。”

这是真话，没一点虚的。您咂摸呀，我在北京生活了40多年，受老北京文化的熏陶，耳濡目染，生瓜蛋子也快成老丝瓜瓤子啦。

当然，我写出的文章，有些京味儿实足，有些也不是原汁原味儿，并非篇篇精彩。

一位外地朋友问我：“什么叫京味儿？”

我告诉他：京味儿不是单摆浮搁的东西。想知道

城根众生·自序

1

吗?你至少要在北京的胡同里住上三年五年的。

当然,京味儿像是槟榔,生嚼不灵,您得放到嘴里含(读痕)着,细细地咂摸,它才有味儿。

有些事儿,直眉瞪眼看,瞅不出棱缝儿来。

“二 流”

16岁那年,我初中毕业。因为家庭出身有“渣儿”,被学校分配到北京西郊一个木制品加工厂烧木炭。这活儿的辛苦劲儿自不必说。

跟我一块烧木炭的有个师傅,外号叫“二流”,他现在活着的话,也得有70好几了。

“二流”只有半个肺,一个肩膀往下耷拉着,永远站不直。他烟瘾不小,除了干活儿,手里总离不开“大炮”——那会儿,抽不起卷烟,抽烟的主儿都兴用叶子烟自己卷着抽,因为卷出来的形状如大炮筒子,所以,人们管这种自卷的烟叫“大炮”。“二流”的性格,也有点像卷叶子烟的“大炮”。

他是坛(天坛)根儿长大的,爱说爱笑。

木炭出窑之前,有一个多小时的空闲时间,大伙儿就听他侃大山。逗,听他说话,像是听相声。

他似乎有永远讲不完的“段子”。“包袱”抖出来,让人回味无穷。

最让他得意的“段子”是一次饭局,北平和平解放,大军进城后,他在北京饭店出席过一次宴会。他在这次宴会上,跟林彪碰过杯。

刚烧木炭那会儿，我的情绪有点低沉。您想，16岁的孩子干这苦力，能没点“活思想”吗？

他给我宽心丸吃：“爷儿们，此一时彼一时，我是‘四野’的。打天津时，差点没了命。现在怎么样？只剩下半个肺，活得不是挺滋润吗？”接着，他便讲起跟林彪碰杯的事儿。

当时，林彪还是林副主席。我们每天早晨上班前，背诵完“老三篇”，喊完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还要喊三遍祝他身体健康。您想，“二流”师傅是跟林彪碰过酒杯的，那是一般人吗？

我始终不明白，跟林彪碰过酒杯的他，怎么跑到这儿烧木炭来了？因为，那当儿，烧木炭这活儿多少带有点思想改造性质。

有位姓李的师傅（老北京在天桥卖馄饨的）悄悄对我说：“甭听‘二流’神叨，他是‘四野’的没错儿。可你知道吗，进‘四野’之前，他是干什么的？‘国军’。他是国民党兵。他是让‘四野’给俘虏过去的。”

其实，我的这位“二流”师傅并没对我隐瞒这段历史，只不过他谈论更多的是跟林彪碰过酒杯的事儿。那意思是：我跟林彪碰过酒杯，还在这儿烧木炭，你是一个右派的孩子，烧木炭还觉得抱屈吗？

我要说的“包袱”是在两年以后，“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林彪叛国投敌，一下儿成了历史罪人。

“二流”再不愿提他跟林彪在北京饭店碰酒杯那档子事了。

不过，这倒成了一个话把儿。人们没事儿的时候常拿他开心：“‘二流’，你不是跟林彪碰过杯吗？”

他笑着说：“是呀，我跟他碰过杯这还有错儿？可他当时是坐在主桌的位置上。我是次席，在一小旮旯，离他有八丈远。他举杯向大伙祝酒的时候，我也举了杯，这不算碰了杯吗？”

敢情是这么一个碰杯！逗得大伙儿前仰后合。

他接着又找补一句：“你们以为我真跟他面对面碰杯呢？真碰杯，我也混不到今儿个了。”

您瞧，他把当初说的又找回来了。

当然，他究竟参加过那次宴会没有，谁也不会刨根问底。二郎神缝皮袄，神聊。大伙儿听了，只图一乐儿。

烧炭的活儿忒苦。大伙儿找个话茬儿，逗逗闷子，自己给自己解心宽呗。

我干吗说起这一段来呢？因为，从“二流”身上，细品的话，就能咂摸出京味儿来。

这就是北京人。即便是在那种特殊的政治年代，一个烧炭的讲出的段子都能跟国家领导人沾边儿。

天子脚下的臣民，什么都敢开牙。但他的话绝无恶意，只是在得意与夸张之中显露出几分机智与散漫。

豆 汁 棚

说老实话，现代文明已然把京味儿文化冲得越来越淡了。尽管好茶喝到什么时候都有味儿，但是，您的茶再好，人家不喜欢喝，您有脾气吗？

现如今市面上各种各样的饮料多了，咖啡，可口可乐，杏仁露，柠檬茶，人家干吗非要认您的茶呢？

如今这晚儿的年轻人真正喜欢老北京文化的已经不多。因为他们这茬人是生活在多种文化交融的信息时代。

他们从小就会玩电脑，看日本和美国卡通片，吃“麦当劳”和“肯德基”。现在七八岁的孩子就能在“网”上溜达的不少，网络使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上了“网”，什么事不知道呢？

我小的时候，哪儿见过电脑？当时，收音机还叫“话匣子”。宅门高点儿的家庭有台带摇把的留声机，能听听老唱片。

从留声机到录音机，再到 VCD 和电脑，其时间的跨度有 20 多年，然而，这却是划时代的变化，是整整两代人呀！

您听说留声机长大的，跟玩电脑，上因特网长大的孩子，在思想观念上能没差距吗？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呀。

京味儿是什么？有时候我脑子里也琢磨这事儿。离开了社会环境和大的文化背景，还有京味儿吗？

我认识一位地道的老北京陈先生。他们家在北京生活了八代。他爷爷的爷爷曾官居三品，戴过翎子。他们家在东城有所大宅子。到了他爷爷这辈还挺显赫。据他说他们陈家跟某位王爷还有亲戚关系。1948 年，他和他爸爸跑到了台湾，以后又在美国定居。

老爷子今年有 87 岁了，身子骨还挺硬朗，找了个小媳妇，当然说小，也 50 多了。头年，老两口回北京探亲，我见到了他。

他说离开北京快 50 年了，让他最为怀念的是京

味儿。

他在美国生活了 20 多年，各样的西餐大菜都吃过，但他怎么吃也吃不出当年在隆福寺庙会上喝豆汁吃焦圈儿的那种味儿来。

这种味儿萦绕在他心中多少年了。

“挥之不去，真呐！一想起来，心里就像是有无数毛毛虫在爬。”老爷子感慨道。

说起来，让人不可理解。

这次他回到北京，我带着他逛了几家小吃店。老爷子豆汁喝上了，焦圈儿也吃着了。但是他非常失望地对我说：“不是原来那味儿了。”

我理解老爷子说的味儿是什么。并不是豆汁、焦圈儿做得不地道，而是吃这些东西的那种氛围。

老爷子对我回忆说：“当年，我在隆福寺庙会喝豆汁时，那是一个豆汁棚。一个摊位，两张木头八仙桌，几条板凳。喝豆汁讲究就咸菜丝儿，那是大腌萝卜切成的，跟头发丝那么细，撒上点辣椒面，淋上点香油，另个味儿。这种咸菜丝儿就摆在桌子上，随便吃。喝豆汁的人掏一个大子儿（当时的货币），来碗豆汁，要俩焦圈儿，一般不坐着，就那么站着喝，不拘礼仪，累了，一条腿就那么踩着板凳。庙会上熙熙攘攘，暴土扬尘。喝着豆汁，看着风车、风铃，糖葫芦在眼面前转，这才是京味儿。现如今，豆汁棚没了，庙会没了，大板凳和八仙桌没了，虽说豆汁还是当年的豆汁，焦圈儿也跟当年的差不离，但是再也咂摸不到当年在庙会豆汁棚喝豆汁的那种味儿了。”

我想有陈老爷子这种感慨的北京人不会少。庙会

的豆汁棚没了。豆汁，您喝着只能是豆汁了。至于说豆汁所体现的京味儿文化，您只能在回忆中细细咂摸了。

我经常琢磨一个问题，京味儿作为一种文化，应该有根儿。

换句话说，京味儿文化离不开产生它的社会和人文背景。

花草树木离开阳光和土地，还能活吗？离开阳光和土地的花草树木会慢慢地枯死的。您琢磨是不是这么回事？

“傻包儿”

京味儿文化有根儿。我想它的根儿虽然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一时半会儿断不了，因为这种文化是渗透到北京人的骨血里的。

尽管，作为文化现象，再也不会有过去那种根深叶茂的盛景了。

京味儿文化有两个脉络。一脉是皇家文化，另一脉是胡同文化。

皇家文化的衰亡是有目共睹的。胡同文化的淡化，也是毫无疑问的。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老北京的胡同和街巷随着城市改造和居民住房的拆迁，逐渐在北京的版图上消失了。

您是否意识到，当北京人依依惜别小胡同和大杂院，搬进郊外新开发的住宅小区时，实际上，告别的不





仅仅是灰砖灰瓦的老房旧屋，而且是在默默地告别一种文化。

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胡同文化，离开了胡同，还存在吗？虽说，胡同文化已潜移默化到人们的生活习惯，人情礼俗，甚至日常口语当中，但这种文化还能再往下延伸吗？

北京城作为现代化的城市和首都，它的发展方向是建成国际化的大都市。“国际化”，自然离不开世界各国的文化。

当年轻一茬儿的北京人热衷于摇滚、霹雳、交响乐、NBA、酒吧、汉堡、麦当劳、可口可乐、上网的时候，人们应该想到，老北京的玩艺儿，单弦、京韵大鼓、双簧、数来宝、天桥的杂耍、京剧、评剧等，正在走向衰落。

50年前，北京人见了面要相互作揖请安，道声张爷李爷。20年前，北京人见了面，常说的是：“吃了吗您呐？”现在的北京人见了面还说这些吗？十来岁的北京小孩挂在嘴边的是：“帅呆了”，“好酷呀”。一些小女孩的感叹语是：“哇！”他们压根儿不懂得：“劳驾”、“您呐”，“张爷”、“李爷”是什么意思。

这实际上就是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冲撞。

在这种交流和冲撞之中，京味儿文化逐渐地被淡化被消融了。

京味儿，老北京人只能在回忆中咂摸它的余韵了。

陈伟明是我的朋友。他比我多吃几年咸盐，是东华门一带长大的北京人。

他们家在京城已经几辈了。在早，王府井大街有个宏声乐器行，算是京城乐器行的老字号。这个买卖最初是他们家的。

伟明很能干，几年前开始做通讯生意。如今他开的威明通讯公司已然在京城通信业有一号了。

伟明非常留恋京味儿。两年前的冬天，他把我请到他的舍下，亲手做了几道北京小吃让我品尝。

想不到他有这一手。他做的爆肚是那么地道。毛肚出锅的火候极佳，小料也做得口儿正。

窗外飘着雪花，室内却热气腾腾，透着温馨。我们俩一边吃着爆肚儿，一边喝着“二锅头”，谈论起老北京，聊起了京味儿。

他陷入了回忆之中，讲起小时候，东华门一带，有个外号叫“傻包儿”的老头。每天晚上推着小车出来卖红果酪儿。

“傻包儿”的背微驼，穿着蓝布大褂，一走三晃。

他做的红果酪儿好吃，也漂亮，把红果熬成糊状，撒上冰糖。看上去那么透亮。孩子们很爱吃。所以，他的小车推过来，孩子们便央告大人出去买一块两块。

“傻包儿”是有文化的人，为什么穷途潦倒，干起这营生？没人知道。他人缘极好，人也厚道，赶上谁家大人不在，或者手里没零钱，他便让孩子白吃。

伟明说：让他难忘的是，寒冷的冬天夜里，街面上没有行人，路灯昏暗。“傻包儿”推着小车走过来，用沙哑的嗓子吆喝着：“哟，红果酪儿喽哎！”

低沉绵长，又带有几分凄婉的吆喝声在寂静的夜

空里回荡着。

他推开街门，门的木纽儿“嘎吱”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隔着门缝儿，看到“傻包儿”的身影，他的内心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暖意。这就是京味儿呀！

伟明叹道：如今“傻包儿”早就没了，但是在那种特定环境里，他身上体现的那种味儿也没了。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回想起他的面容，耳边仿佛还能听到他那低沉迟缓绵长的吆喝。

您瞧，伟明兄对儿时的生活是多么地怀恋。尽管这种回忆中的情景和韵味，越来越遥远了，越来越模糊了。

“傻老爷儿们”

大凡在胡同里长大的人，多多少少都留下了京味儿文化的印记。

胡同文化是一瓶味道醇厚的酒。封存的时间越长，品起来越有味儿。

我小的时候，属于淘气包那一类的孩子。放了学，便不着家，跟胡同里的一些“发小”们在街上撒欢。

那时候，我们这些胡同里长大的小孩，没有贵贱高低之分，甭管父母是干什么的，凑到一起，便成了小兄弟。

那当儿，胡同里的住家门户并不很严，虽说到不了夜不闭户的程度吧，但是大杂院的住户，出门很少锁门。

住一个院，街坊四邻亲如一家。远亲不如近邻。这话一点没错儿。甭管是上班还是上街，跟同院的邻居言语一声，便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忙自己的事儿。

五六十年代，北京的民风可以用纯朴厚道四个字来形容。那会儿的人谁听说过防盗门这个词儿？

当时的街面上也没什么“贼”。胡同里的孩子，家门也是永远对外开放的。你到我家，饿了，可以逮着什么吃什么；我到他家，困了，躺在床上便可以踏踏实实睡一觉，就跟在自己家里那么随意。

我们那条胡同里有个蹬平板车的老头，当时 50 岁左右，姓什么叫什么我始终不知道。

见着面，他总要摸摸我的脑袋，说一声：“噢，这傻老爷儿们！”我也反过来摸摸他的肚子，喊他一句：“嗯，这傻老爷儿们！”

我那当儿才十岁左右，正上小学。按北京人的规矩，隔辈人要称爷儿们，同辈人才称哥儿们。当然，爷儿们的另一个含义是男人，如同汉子这个词儿。

一来二去，“傻老爷儿们”竟然成了这位“板爷”的绰号。

“傻老爷儿们”住着一间小南房，间量很小，只能摆下一张木板床和一张八仙桌，两把椅子，这几乎是他的全部家当。他没儿子，只有一个女儿，据说还是养女。

养女不跟他过。平时，“傻老爷儿们”要单儿，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他当时已入了三轮车社。这是解放后京城蹬货运三轮的人成立的集体组织。三轮车社每天给蹬三轮的